墨子閒詁

墨子閒詁卷二

瑞安孫詒讓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書贊云尚者上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今者舊本作古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

以尚賢事能爲政也。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譌案事使義同攷書高帝紀如淳注云事謂役使也非譌字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后羣書治要作後下同將可得而衆也，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義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畢云佐當爲左鈕樹玉云佐字見隸刻石門頌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后道藏本作後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舊本挩也字今據治要補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

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並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義見上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舊本作近治要作遠近王云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爲遠不辟遠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蓋故書本衍一近字後人誤刪遠存近遂不可通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鄉下四鄙謂都鄙縣鄙也書文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門庭庶子，說文广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衆

注云庶子宿衛之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案士庶子卽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新序雜事一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尙衣冠御郎十三年矣蓋凡宿衛伍署皆在路寢內外朝門庭之閒故此得謂之門庭庶子新序云御郎郎謂郎門卽路寢門也凡宿衛子弟巳命者謂之士未命者謂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

國中之衆

周禮鄉大夫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

四鄙之萌人

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氓同無知之貌管子山國軌篇尹注云萌田民也一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索隱云萌一作甿說文民部云氓民也讀若盲又甿田民也畢云萌氓字之假音

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

畢云富舊作異一本如此

有高牆深宮牆立既

牆立既疑當作宮牆既立宮字涉上而挩既立誤作立既遂不可通

又謹上爲鑿一門

謹上疑當爲謹止辭過篇云謹此則止謹止爲鑿一門謹與僅通言於牆間幾開一門不敢多爲門戶也

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

畢云自入言所從入之門

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

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小爾雅廣詁云列次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決也謂其令必行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治要無此二字以德就列，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亦釋列爲位以官服事，周禮大司徒鄭衆注云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以勞殿賞，殿治要作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俞云畢讀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殿與旋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殿之與旋也詩采菽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即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量功而分

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終治要作恒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亦作避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前云畢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徕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日辟讀為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此若言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復詳管子山國軌篇日此若言何諸也地數篇日此若言可得闕乎輕重丁篇日此若言易謂也此書節葬篇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用此若二字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畢云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綴急或即蕭釋今蕭州府說讀案文選曲水詩序李注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釋之陽疑即本此書史記五帝本紀號時於負夏集解引鄭玄云負夏衛地孟子離輿篇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趙注云諸馮負夏皆地名負海也家服釋疑即負夏趙敝云負府必有所本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畢云來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蘇云成與平爲韻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史記毁本紀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

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畢云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習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呢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

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

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僞孔傳云閎泰氏夭顛名詩周南兔罝敘云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毛傳云兔罝兔罟也畢云事未詳或以詩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詩而爲說恐此詩即賦閎夭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湮習必有據蘇云罝即詩所謂兔罝當爲閎夭而作泰顛當即大公望也罝屬夭則罔屬顛與太公釣謂遇文王事亦合造馬融注十亂以泰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也以爲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大公爲稱首書君奭篇謂以泰顛與諸臣並舉而不及太公逸周書克殷篇亦然若使果爲二人豈容都不道及是顯即望無疑也案罝罔通稱蘇分屬二人非也太顯即太公乃宋吳仁桀之謬說攻詩大雅辭孔疏引鄭君奭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敎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是馬鄭並以泰顛與太公非一人用書克殷篇有泰顚又有尙父尤其顯證吳說不足據蘇從之傎矣

授之政西土

服。蘇云服與得爲韻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畢云下疑脫一字俞云畢非也施當讀爲惕尚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即敬懼而惕文義已足非有闕文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意疑當爲惠形近而譌惠正字德段借字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盧辯注云承嗣謂家子也孔廣森云承丞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爲司丞司者官之偏疏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謂除也可以子視之案孔說是也此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師保疑丞之承同大戴禮記保傅篇以道充弼承爲四聖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書謚稷欽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王世子孔疏引尚書大傳承作丞此承義並與彼同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王云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

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之云尚與儻同案王說未塙尚疑與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人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是也下同詒讓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當云云尚賢之為政本王云盧說非也下文亦曰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為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

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愚下依上文亦當有且字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俞云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此謂進賢。畢云謂一本作爲詒讓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尚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篇上文作使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

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詒讓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蚤朝晏退畢云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曰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

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義詳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日者有之壞字也若法此法也言既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爲順法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舊本爵誤鬱盧以意改爲序爵畢從之王云鬱爲爵之譌予則非謂字也比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

從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誰作孰逝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案王說是也王應麟詩攷引亦作序爵盧蓋兼據彼文改然王攷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雅桑柔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孰能執熱鮮不用濯。

詩攷引孰作誰蓋亦王氏所改蘇云案詩大雅桑柔篇孰作誰鮮作逝用作以

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

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卽上文所云高予之爵亟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蓋善上不當有執字涉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故嫫毋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銜嫁不售流弃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言親善也

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爾雅釋詁云休息也

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

唯舊本作惟今據王校改毋畢本改毋云

毋讀如無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
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
毋爲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尚
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
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
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
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
敢乎國家爲民正長因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
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爲敢乎
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
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爲
聽耳明日爲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
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
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
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
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人雖毋
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
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雖毋扶執厚
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又曰今唯無以厚葬久
喪者爲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
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
皆得煖衣飽食便寍無憂非樂上篇日今王公大人
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又曰今王公大人唯
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

焉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今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今唯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以上蕭篇其字或作毋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生皆全其生而生又養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可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洪說同蘇疑毋焉務字之假借非

般爵以貴之，畢云般讀如頒賜之頒

裂地以封之，終

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

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寍樂在君，畢云當爲寍經典通用此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效人謂效古人之爲政也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漢書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蕭該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畢云貪舊作食一本如此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

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 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節度義同 非命上篇云坐處不度出入無節 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上文云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即唯也古字通 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日

曰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惟失損之損讀爲抎故非命篇作失抎說文抎有所失也已此故也畢云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呂氏春秋不苟篇與良宰遺之高注云宰謂膳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爲政也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蘇云未知當作未有不知詒讓案未疑本誤之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蘇云使能上當脫尙賢二字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詩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釋文云佼字又作姣好也畢云佼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佼妖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尙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

而妄加無字，遂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羣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說未塙。竊疑故當爲攻，即功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攻之譌，可以互證。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部云：慧，儇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下當有之字。）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若，舊本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言以處此官者會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是其證。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

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小爾雅廣言云脩長也什脩謂十倍其長知
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力
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
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
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詒讓案此夫對吾為
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以下賢為政而亂者下賢下當有不
使能之語而今捝之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言疑亦當作吾若言今王公大人
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
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
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畢云距年下篇作豎
年猶云遠年案畢說未塙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語云裨
輔先君韋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夫聖武知人以屏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輔不當有聖君

君謚亦武之誤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與此略同詒讓案伊訓僞孔傳云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

湯誓曰

書敘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今湯誓無此文僞古文采此爲湯誥謬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

湯誥僞孔傳云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戮力猶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勠并力也戮勠之借字

以治天下

蘇云今書湯誥篇無同心以下六字

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聖下當有王字

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

道藏本作列案上篇云列德而尚賢又云以德就列則此云皆得其列或謂尊卑賢否皆得其等列無僭越也此義亦得通而不及作利之長故今不據改

古者舜耕歷山

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史記集解云鄭玄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閒名柞爲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

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
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
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陶河瀕呂氏春秋慎人篇
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　　　　云陶於河濱高注
云陶作瓦器史記五帝本紀薇亦作濱畢云此古濱
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皐甫謚日濟陰完陶西南陶
王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賓河作瓦器也括地志
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二十里郎舜所都也南去
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句必定陶方得爲陶
也舜之陶也斯或　皆按守節說本永系注是也雷
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詁護家水經濟水往
云陶王墨子以爲釜上也今檢勘全書無釜王之文
疑古本此文或　　　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
作陶釜巨矣　漁雷澤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
河東郡有獲澤應劭曰澤在西北涇典云澤州陽城
縣有濮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日雷夏兗州澤今屬
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
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作濩澤此後人習間舜漁
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
河東郡濮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
子四日休于濮澤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音
穫水經祀水注曰濮澤水出濩澤城西白酈渠東逕
護澤墨子曰舜漁濮澤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益以
澤氏縣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

子曰舜漁于濩澤在濩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紀引墨子並作濩澤是墨子自作濩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濩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雌嶢山下下篇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

堯得之服澤之陽、

服澤上篇詳

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詒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賸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聞篇云殷之與也伊摯在夏郎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見楚辭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變上篇娶嫊二同色臻切有妻國說文云呂不章曰有侁氏以伊尹傒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見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賸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

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說文广部云庖廚
也莊子庚桑楚篇云伊尹以胞人籠湯呂氏春秋本味篇作烰人胞烰並庖之借字湯得之舉
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
索庸築乎傅巖畢云庸史記索隱引作傭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
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六十里河西岸吳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
縣東三十五里詒讓案賈誼傳索隱引被作衣乎作於義並通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
諸傅巖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爲傅氏又鄭康成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說文夐部引書
敘釋之云傅巖巖穴也僞古文說命云說築傅巖之野僞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
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
靡之衣蒙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明以夢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
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水經河水注云沙澗
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史記殷本紀傅巖作傅險音近字通
武丁

得之，舉以爲三公，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韋注云公三公也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與接天下

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

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

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

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

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

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

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

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

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

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

賊舊本譌賤王云賤當為賊字之譌也尚同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上詬天中詬鬼下賊人非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為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賊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為賊之譌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

賊舊本亦譌賤王云賤亦當為賊傲當為殺說文敖字本作敖殺字古文作敖二形相似致誤為教又設為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設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虐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

或殘微爲賊殺之說，魯問篇賊敖百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產鯀。史記夏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亦云顓頊生鯀。索隱云：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外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爲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則又以鯀爲黃帝之孫。諸文錯互。此書云帝之元子，疑墨子於鯀之世繫亦同世本說，未能審校其年代也。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

庸用也書堯典孟子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殛鮌於羽山晉語韋注云殛放而殺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鮌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故下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海經云殺鮌於羽郊亦謂鮌放而死也畢云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詒讓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

乃熱照無有及也畢云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正見有所不及耳案此似言幽囚之日月所不照畢說殊繆

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書敘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書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也僞孔安國傳云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孔疏引鄭康成說亦以此皇帝爲堯畢云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在下畢云肆孔書作逮孫星衍云說文云肆極陳也詒讓案肆正字作逮與逮聲類同古通用此肆即逮之段字僞孔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明明不常畢云孔書不作棐傳云輔

肩此當作䏻孫星衍云不常言非常明察案明明謂明顯有明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棐者匪之叚字匪不義同畢說得之謂孔傳云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非經義孫說亦非

鰥寡不蓋

今書羣后以下十四字在皇帝清問下民上僞孔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

德威維威

畢云孔書作畏詒讓案維孔書作惟下同禮記表記引甫刑二畏字亦並作威與此同

德明維明

僞孔傳云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表記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龍之言得人也

乃名三后

名命通說文口部云名自命也畢云孔書名作命

恤功於民

僞孔傳云堯命三君憂功於民

伯夷降典哲民維刑

書釋文引馬融云折智也王引之云折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畢云孔書哲作折詒讓案僞孔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悊悊哲字同與此書合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僞孔傳云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

稷隆播種

隆畢本依呂刑改爲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須改字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降爲降喪服小記注以不貳降釋交降一本作降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祲降於天晉劉本

作依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讀如厖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業隆於繈褓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待衝降而拔衝降即衝隆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

農殖嘉穀，

偽孔傳云后稷下降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孫星衍云農者廣雅釋詁云勉也殖者文選藉田賦注引蒼頡篇云種也案孫說是也王念孫劉逢祿說同

三后成功，維假於民，

畢云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王鳴盛云疑隸變佃俶卻誤詒讓案偽孔傳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此作假蓋與嘏通士冠禮釋文云嘏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嘏大也禮記郊特牲云嘏長也說文古部云嘏大遠也維嘏於民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如是今本或作殷乃據孔書改非其舊也

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

畢云鄉讀如向案鄉當讀為亯明鬼下篇云帝享女明德畢讀非

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

之天下則不窕舊本誤究畢云一本作窕非王云作窕者是也詒讓案尚同中篇亦云大用之治天下不窕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也不窕今本亦誤究與此正同說詳尚同中篇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丞翊也从卪从収从山山高奉承之義若山之承言如山之高也亦不垳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常猶言保守也詩魯頌閟宮篇魯邦是常鄭箋云常守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垳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普隔句爲韵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韵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韵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淮南子泰族訓云勇者可令埴固畢云埴訓黏土堅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

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親士篇。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此蒙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爲問。蘇傾者者當爲諸之省也古與邪通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顏注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此云傾諸民之死亦言毋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畢云屢即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有衍字。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挩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

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嘗，嘗試也，此句爲下文發端，書中嘗字多誤爲賞，詳尚同下篇。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畢本毋改毋，云毋同慣，下同。案畢校非也，毋語詞，詳中篇。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

畢云大一本作夫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祺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例案王說是也尚同下篇云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本挩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何以知其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

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爲毋，下同，詳中篇】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韋注云「罷，不任用也」。管子小匡篇作疲馬，尹知章注云「疲謂瘦也」】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鄭注云「危猶疾也」】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實，治要作誠】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逮至，治要作至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並當作視】不若親其一危

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治要無）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脫明字一本有案道藏本季本並有）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說文疒部云瘖不能言也）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當作濩澤說詳上篇）灰於常陽，（畢云疑郇恒山之陽洪云灰當是販字之誤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俞云灰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叚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為主故止作反也）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畢云僕侁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侁之誤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作以為僕也說文侁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侁女侁莘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侁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侁序

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誤而爲僕。淮南時則篇「具曲挾筥筐」，今本挾作撲，誤與此同。俞云：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仕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案王說近是。

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

畢云：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洲，舊爲州。詒讓案：虞虢界近南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

圜土之上，

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傅說殷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圜土，謂獄也。獄城圜。又比長注云：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閉於出之。釋名釋宮室云：獄，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圜土爲繫治罷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已有圜土之名，不自周始矣。

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

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
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
其言，惟治要作唯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猶以也畢云而同
能非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
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爾雅釋器
云彫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傳以遺後世子
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吁詒讓案僞孔傳
云吁歎也釋文引馬融本作于云于於也來！有國有士，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作
邦詒讓案史記周本紀亦作國告女訟刑，段玉裁云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畢云孔書女作
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从詳而傳寫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故作祥孔傳云告故以善用刑之道
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卽詳之誤在
今而安百姓，畢云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畢云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

王引之云言當爲否篆書否字作否言字作吾二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吾言字或作吾亦相似故否誤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非否不並同義段玉裁云言非當是吉人之謂謂何擇非吉人乎家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案王說是也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釋文引馬融云度造謀也案以此下文推之則墨子謂不及爲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何慮其不能逮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𢽳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畢云豎竪字假音晞夫聖武知人畢云晞疑當从目蘇云晞當從口作晞晞大嘆詞猶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晞望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

惡貧賤。之舊本譌言王云言當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譌爲言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畢云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之云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顏子推家訓音辭篇引葛洪字苑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愆反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舊本捝此八字王據上下文補今從之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王按能上增而字使不知辯舊本捝知字今據道藏本補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說文止部云躄人不能行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躄不能行也躄即躄之或體躄瘖聾皆瘻疾不宜與暴並舉且荀子非相篇稱桀紂長巨姣美則必無此諸疾疑聾下捝一字下暴為桀紂自為句為又如之誤二字草書相近躄瘖聾言其有惡疾暴如桀紂言其有惡行也又案聾下或捝瞽字耕柱篇亦云聾瞽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功攻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攻即功字也無功與無罪對文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畢云攸一本作放詒讓案攸與悠通言悠忽也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悠忽游蕩輕物也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垂義不可通字

當作舍艸書二字形近而誤尚同中篇云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敎腐𦎺餘財不以相
分與此文意正同節葬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即舍力遺利
隱謀之事而不相勞來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
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說文力部云勑勞勑也勞來即勞勑腐臭餘財畢云臭殠
省文而不相分貧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云資者給濟
之謂隱慝良道尚同上中並作隱匿良道畢云慝即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
惡字即遷也而不相敎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亂者不得治舊本脫此十二字據上文補今從之王推而上之以
王云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是故昔者堯有舜舜
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此即上文所謂伊尹爲有莘氏女師僕也楚辭天問
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注云小臣謂伊尹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
高注云小臣謂伊尹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閎夭泰顛南宮

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盡心篇趙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蓋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以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 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 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書益稷云烝民乃粒僞孔傳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王制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

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

墨子閒詁卷三

瑞安孫詒讓

尚同上第十一

尚亦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道藏本刑作形字通蓋其語人異義俞云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蘇云茲滋古通用是書皆作茲詒讓案說文艸部云茲艸木多益水部云滋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畢云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至有餘力不能以

相勞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并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尚賢下作腐臭餘財臭朽亦聲近畢云舊本朽俱作列非說文云朽腐也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說文虍部云虖哮虖也此借爲乎字生於無政長畢云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已通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畢云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書立政云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即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及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通天子諸侯言

者與。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益本此書。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畢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畢云：則，一本作必。案傍與訪通。王訓爲徧，非也。義詳中篇。上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比猶同也。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韓非

子墨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與此說略同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甚舊本譌其王云其當爲甚甚明察以審信見中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里爲鄉之屬別與周禮地官六遂所屬里異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所下據下文當有以字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壹中下篇並作一字通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

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俞云而字乃夫字之誤大字篆書作而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尚同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一律可證戴云依中篇夫既上同乎天子云云當如蘇說案蘇戴校是也今據正

則菑猶未去也

菑上依中篇當有天字畢云菑𡿧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

今若天飄風

苦雨

王云令若天天當爲大夫與大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爲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愛篇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中韓尚埶之爲治也皆其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則此天字似非謂文爾雅釋言云迴風爲飄詩大雅何人斯毛傳云飄風暴起之風釋文云疾風也左莊四年傳云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爲人所患苦禮記月令云苦雨數至五穀不滋

溱溱而至者

畢云蓁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臻詒讓案溱溱言風雨之盛也詩小雅無羊云室家溱溱毛傳云溱溱眾也廣雅釋言云蓁蓁盛也溱蓁聲同字通中篇作薦臻

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

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案請與誠通此書誠多作請詳下篇俞以爲衍文非

譬若絲

縷之有紀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詒讓案紀本義爲絲別引申之絲之統總亦爲紀說文糸部云統紀也禮記樂記鄭注云紀總要之名也禮器云紀散而眾亂注云絲縷之數有紀罔罟之有綱畢云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俞云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異文法一辭異而實同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而考之古之民始生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戴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

良道不以相敎腐朽餘財不以相分（畢云朽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畢云請當爲情下同顧云史記樂書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爲情言古文字與心字篆文也字形近故情字多爲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贊進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閱簡也）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

分天下俞云靡當爲曆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篇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而磨字皆曆字之設曆卽歷之假字也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將軍謂卿也周禮夏官軍將皆命卿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爲將遐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卽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將軍大夫以朝水經河水酈注引竹書紀年云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亦稱卿大夫爲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遠當爲逮形近而誤後又云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尚賢上篇云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與此文例正同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天子了疑當作下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

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薦之

祭義云鄉大夫有善薦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人己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傍當為訪之借字二字皆从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同可證傍薦之義上篇亦同畢云己字義不可通己當爲民字之譌也傍者溥也徧也傍通言民有善則眾其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也案此己字可通不必與上篇同義云大檢魯聞篇文故不得其解

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

義當作乎下文云尚同乎鄉長尚同乎國君可證

而毋有下比之心

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此猶云與有眾者比而掩益之

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

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已亦民之誤非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既已治

矣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有率其鄉萬民有讀爲又下並同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而下挩國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

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畢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案天降二字益通貫下文言之王說未塙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作熟非六畜不遂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云遂長也疾菑戾疫漢書食貨志顏注云戾惡氣也案戾疫即兼愛下篇之癘疫戾癘一聲之轉畢云戾疹字之假音亦通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爾雅釋詁云臻仍乃也仍與重義亦同易坎象水荐至釋文引京房荐作臻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譌不今據道藏本正天志中篇同以求興天下之害

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 齊道藏本作齋 潔為酒醴粢盛 畢云本書多作絜俗从水 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 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猶絜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臨飲食必蠲絜 犧牲不敢不腯肥 曲禮云豚曰腯肥鄭注云腯亦肥也腯充貌也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牷肥腯又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 珪璧有度若考工記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周禮內宰鄭注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緉是也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粥於市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 畢云幾讀如關市譏俞云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為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為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 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

乎其爲政長也下云天鬼之所深厚則此厚上疑挩深字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補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誅勝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正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畢云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

王制爲五刑

書舜典僞孔傳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以治天下

畢云文選注引此云書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

逮至有苗之制五刑

此卽下五殺之刑

以亂天下

俞云之衍字

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

畢云當云道之案下文所云之道此疑不倒

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

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即不字靈練聲相近繻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爲令與霝古文多通川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違王鳴盛云古音靈讀若連故轉爲練也折爲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詒讓案僞孔傳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繻衣孔疏引書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

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此合於義爲長戰國策魏策吳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左彭蠡右洞庭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三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

僞孔傳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畢云孔書殺作虐孫星衍云虐殺義相同詒讓案呂刑下文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刵劓椓黥則止四刑書堯典孔疏引今文夏侯等書作臏宮割劓頭鹿剝臏一宮割二剕三頭鹿剝四亦無五刑以呂刑五刑之辟校之惟少大辟益即以殺戮既大辟矣

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

蘇云出書大禹謨詒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段字禮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

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蓋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愼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見命辭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僞古文書不悟乃以竊入大禹謨疏繆殊甚近儒辯古文書者亦皆不知其爲說命佚文故爲表出之僞孔傳云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

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

王云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

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

畢云相年當爲拒年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

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驕泰也王引之云否非也

輕大夫師長

畢云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卿字誤也

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

辯辨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爲徧未塙詳下篇詩大雅節南

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尚書述聞據廣雅釋詁訓此爲使則辭義重復亦不可從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卽淫佚語之轉耳畢云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此與上下文例不合疑當作富貧衆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戴云爲下疑脫政字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戴云刑字衍政以爲便譬政與正同畢云譬讀如辟洪云論語季氏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論以求容媚義卽本此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族之誤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戴云政以爲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父兄故舊立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便譬誤寫在宗字上以爲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政政以爲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通便譬謂巧爲譬喻見公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爲便變亦通宗讀爲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爲正又誤沿反防耳案戴

說墒未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正字衍是以皆比周隱匿比周詳前篇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王云唯與雖同詒讓案毋語詞詳尙賢中篇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當有足以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

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据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据增王云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即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爲正長而衍爲字耳文選東京賦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顧校同俞云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王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尚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旣云審以尚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尚同爲政也若作尚同以爲正長即先其義矣下篇云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案俞校未塙上有隱事遺利隱事遺利與節葬篇隱謀遺利義同下得而利之

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畢云子舊作下一本如此）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以上文例校之吻上疑有脣字非論下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脣呡也呡與吻字同）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楊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王云謀度上不當有談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

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助之動作者衆卽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卽其卽則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案俞說是也今據乙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爲異物猶言異事韓非子右儲說上篇云晉文公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顚頡之脊也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古書詩書多互偁載來見彼王詩載見敍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云載始也鄭箋云諸侯始見君子謂見成王也畢云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道藏本聿字缺蘇云聿詩作曰詒讓案聿曰古通用鄭箋云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云賓服也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敎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不敢變亂天子之敎令詩曰我馬維駱爾雅

釋畜云白馬黑鬣駱六轡沃若毛詩衛風氓傳云沃若猶沃沃然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又曰我馬維騏毛詩魯頌駉傳云蒼綦曰騏六轡若絲毛傳云言調忍也畢云若詩作如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卽此語也王云卽與則同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二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卽誠字案說詳節葬下篇俞云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

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民攻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三字當據下篇補案畢俞校是也惟若字實非衍文當若猶言當如尚賢中篇云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兼爰下篇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皆其證俞以若爲衍文失之

尚同下第十三 畢云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本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畢云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

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眾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蘇云賞下當脫罰字俞校同）而不可不察者也（俞云而不可當作不可而猶言不可以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而陳壽祺讀爲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尚賢下篇下文諸侯可而治其國家君可而治其家同）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王云然猶則也然胡不則胡不也俞云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

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戴云此人字讀如人偶之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畢云薄舊作蕩一本如此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下二字疑當作天畢云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爲天子蓋李善所改易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並與此同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之猶與也卿之宰又

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

擇當依中篇讀爲措

將使助治亂刑政也

治下亂字疑衍

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

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逸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篇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僞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

舊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云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者辯讀爲偏古偏字多作辯天明天之明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者唯偏助治是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刪辯當訓爲分王讀爲偏尚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疏釋天明爲天之明道即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法于天明開施教

于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僞今詁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僞孔讀天明爲天民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
則是上下相賊也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尚賢中篇蘇云賤當作殘或殘賊二
字各脫其偏傍非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
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畢云賞舊作毀一本如此若人唯使得
上之賞唯雖字通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文辟避錯出是以爲
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
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
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
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舊本
挩此六字王云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荅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又是問詞舊
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案王校是也今從之則欲同一天下之

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王云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爲嘗嘗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君則不得又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說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胡不嘗使家人總其身之義以尚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嘗使家下挩十一字使家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也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畢云偏舊作徧一本如此下同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

善言之畢云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為家數也甚多國之舊本作天下畢云天下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詁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則此不當作天下明矣今據正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眾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

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竝無下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竝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蕪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

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
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
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
且罰之畢云且一本作則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
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
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
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
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畢云一本無而字非而同能天下既已治
畢云既一本作計非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舊本天下亦作
天子俞云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義見上下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尚同
之爲說也同舊本作用蓋與下文互譌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尚用之天子
舊本用作同畢云一本作上同王改尚用云舊本用作同涉上句而誤今據下文改案王校是也今從之

蘇云當作上用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
王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案王說是也詳尚賢下篇
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
王引之云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尚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
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
畢云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王云畢說非也窕不滿也橫充塞也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以小居大則窕以大入小則塞唯此尚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又云廣雅日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杜注曰窕細不滿也呂氏春秋適音篇不詹則窕高注云窕不滿密也
若道之謂也
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
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
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

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
書敘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皆作大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則作大是
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發當作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江聲云發謂發覺也鈞同也言知姦巧之情而闇不以告此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姦巧者同
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
王云差論皆擇也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義與此同
外爲之人
外爲二字疑誤
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
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作光是今據改俞云光廣古通用光譽卽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案俞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令問問與聞字通禮記孔子閒居鄭注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
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

語焉曰、一目之視也、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以下二句文例校之疑二目之視視當作覩二耳之聽聽當作聽今本皆傳寫捝之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之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說文土部云均平偏也此與中篇云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義同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畢云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聽耳明目與、王云唯亦與雖同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何也、其

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
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可不疾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云疾力也民
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致舊本譌敢今據道藏本
正蘇云敢當作敬非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
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唯畢本作雖云舊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
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鄭注已雖或爲唯說文雖字以唯爲聲故雖可通作唯唯
亦可通作雖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王云情即誠字言誠將欲爲仁義則尚同之說
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
子中實將欲爲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
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
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誠不知凡墨子書
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校舉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
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
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
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

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請欲請郎情字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求爲上士士上舊本無上字王據各篇補上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王亦據補尚同爲政之本而治之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